



判决之秘

世界著名诉讼案剖析

【法】弗雷德里克·波特歌 著

耿长春 梁戈 王钢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ri, dit-elle. J'avais dix
ma plus grande faute.
s scènes. Il ne voulai
ortement. Je pleurais
aisselle...
le mé... aient da
urtant, l...
gissait d...
u... pointe le
armée d...
n'est pa...
d... olicier s...
est... n lui a i...
es témoi...
ov...
ait chef d...
'ingénier...
onctionn...
ifié les s...
Il fut co...
amenée a...
rgent dé...
e généra...
e d'ann...

enko a été mon mari
e l'ai épousé. Ce fut m...
inte, il me fit des
m'obligea à l'avor...
ait, il cassait la vai...
pires de scènes de
dans un procès en d...
ement graves; co...
per-puissances.
ko se dresse d'un...
use :
ère était un ancien
endant l'épuration
le est victime du...
est... y est...
s dix-neuf alle...
aute. Quand la b...
voulait pas génie...
rais beaucoup ko l...
raïak...
nt davantage q...
ant, les visa...
sait du divo...
le doigt v...
née du tsar...
est pas là de...
tier soviétiq...
a imposé...
moins sovi...
chef de l'ate...
éneur. L'é...

判 决 之 秘

世界著名诉讼案剖析

【法】弗雷德里克·波特歇 著
耿长春 梁戈 王钢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成都

Circonstances Atténuantes

Frédéric Pottecher

根据法国Fayard/Radio Monte Carlo出版公司

1983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颜永先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凌志云

判决之秘

——世界著名诉讼案剖析

(法) 弗雷德里克·波特歇著 耿长春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1/32 印张12.25 插页2 字数229千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0-00596-2/D·97 印数：1—10,000

定价：3.70 元

译者前言

《判决之秘》一书是蒙特·卡罗广播电台每天播放的《历史上重大诉讼案件》系列广播节目的续篇。

从法学角度讲，可减轻罪行的情节归属法官和陪审员研判的范畴。它在司法辩论中首次被认可，那是在1832年，我们下文将引出的伯努瓦案件中。

一位代理检察长曾说：“可减轻罪行的情节这一法律事实，表明同情开始进入法庭……”

有些被指控者不值得宽容，有些被告则享有这种资格。法律随着时间的流逝、风俗的改变而变化不定，它不停地进行更换和确立，并在参预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巩固和加强，虽然有时并不一定取得明显的成效。

那么，在死刑已经被取消，最高惩处只是犯人的无期徒刑的今天，什么样的罪犯不能享受任何可减轻罪行的处理呢？朗德鲁、佩蒂奥和威德曼，都是在监狱中结束他们

的生命的……这说明什么呢？犯罪学家和精神病科医生在下面这点上意见是一致的：在20年到25年的监禁以后，刑罚就停止了。人不再是一具活尸。然而恢复精神生活的一切动力都被摧毁，这是最糟糕的。

在很多国家，最严厉的惩罚是30年有期徒刑。在某个罪犯由于奇迹还活着的情况下，在他们被摧毁的脑袋里，多少都有点猜疑……人们看到一些在15年到18年监禁后获放的服刑者（不包括40岁年纪的人）完全没有“再生活”的能力了。而在一段必要的适应期之后，他们才逐步重新走上自由之路。

而那些有能力重新生活的人是那样一些人，在被监禁期间，没有任何仇恨和忿怒地接受了某种日常工作的重负，尽他们所具有的知识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可能去接受。反过来，令人发笑的、愚蠢的和无限期地延长的活动，只能使人变得迟钝和精神错乱。

无论何时，研究犯罪者内在的人格都是必要的。自从法律规定了对所有罪犯进行精神病理诊断后，人们在这条路上已迈出了一大步。然而有些罪犯（根据另一些专家的看法）则是由于偶然的事件、所受教育（或未受教育）、无知或其他情况，而被列到“犯罪的边缘”。

法官和陪审员在听取证词和专家意见后，要在意识深处对案情作出判断，而结论并不总是很容易作出的。

另一方面，本书还涉及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诉讼案件，如卢瑟，罗塞尔，罗兰夫人，拉加利加伊，加杜达尔，巴赞，路易十六及阿尔萨斯州的自治论者。所有这些案件表明了一个或近或远的、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的过去，也证实了法律在历史事件中产生效益的相对性。

这个始终被推翻又被承认的偶然的判决——这点人们在法国解放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后看得更清楚——并不属于有幸于时效而取消判决者，而属于至少想到判决对国家利益是必要的人。因此，请相信，本书汇集的是有助于反思和认识历史的案件。

在结束本书前言时，我们在此对让-弗朗索瓦·伊莫奈，皮埃尔·珀什莫尔和埃瓦利纳·马斯利埃的合作深表感谢。

弗雷德里克·波特歇

目 录

1	译 者 前 言
1	伯努瓦“谋杀”案
22	罗兰夫人“叛国”案
30	雅古“谋杀”案
43	玛塔·阿里“间谍”案
55	梅亚威“谋杀”案
72	布维埃“谋杀”案
80	克拉维钦“诽谤”案
100	比费“抢劫杀人”案
111	巴泽恩“叛国”案
130	莱热“谋杀”案
149	库蒂耶波夫-米勒“失踪”案
164	拉瓦尔“匿名信诽谤”案
173	杰克·鲁比案件

195	“无政府主义者”雅各布诉讼案
216	卡杜达尔“密反共和国”案件
235	普里卡尔“车祸”案
246	加利盖“谋反”案
255	“金盔”诉讼案
261	“阿尔萨斯自治分子”诉讼案
274	路易十六审判案
289	克里斯蒂-埃文斯诉讼案
296	居森贝尔舍“枪杀工人”案
303	米尔巴切“谋杀”案
309	罗森堡夫妇“泄密”案
319	韦德曼“连续杀人”案
329	布伦小姐“拐带儿童”案
338	田纳西“圣经”案
343	贝戈姆“抢劫首饰”案
351	罗谢尔“投敌”案
364	德沃冤案
375	马丁·路德“赎罪券”宗教诉讼案



伯努瓦”谋杀”案

1832年6月11日，巴黎法院。
法院的全体法官刚刚入座。在开辩之前，庭长阿尔端宣布，他有一项声明。他要告知在院审团刑法典上刚刚做的重要修改：陪审团成员今后将可以给被告做减轻罪行的情状——这在当时的法兰西法庭中还是首举，它显然减轻了许多判决。

“最后，”阿尔端庭长宣布，
“你们可以文明地进行惩罚，理直气壮地进行宽容，实事求是地予以免诉！法官的先行者们，你们将成

功地开辟一个宽赦和同情的新纪元！”

不能吧……但一条新法规真正被实施，还是在大多数人接受它以后……这需要时间。然而在这期间，譬如人们在今日提交给陪审团法官的案件，却根本得不到他们的宽恕。

事实上，法官们应该审判年轻的弗雷德里克·伯努瓦。他被指控于1829年11月8日至9日的夜间，在武齐埃的阿登地区杀害了他的母亲波利娜·伯努瓦，以窃得其财物。也就是说，他犯了杀害父母或直系尊亲罪。但他当时并未受到审判。两年以后，伯努瓦又被指控在凡尔塞杀害了他的朋友约瑟夫·福尔马热，犯了凶杀罪。尽管他一再强调自己的无知，案子的结果对他来说还是很糟。在此，应该从最后一个，即第二个凶杀案讲起。

1831年7月22日下午，警察被叫到班斯旅馆，那里刚刚发生了一起大案。前一天晚上，两个年轻人来到旅馆，想要一个房间。他们以时间太晚为由离去，在一个条件极差的带家俱一同出租的房间里过了一夜。清晨5点左右，又回到班斯旅馆。这次，人们给了他们一个房间，8号房间。中午，其中一个小伙子出去了，他说去“走一走”。人们却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影子。17点时，店老板发现他的同伴没有一点动静，便打发他的店员去看看出了什么事。8号房间的那位客人不可能有动静了。他的喉部被切断，躺在血泊中，房间里一片混乱。

开始，调查无法进行，因为死者身上无任何证件，无

从查明身份。当然，这两位客人留给旅馆的姓名都是假的。然而48小时以后，一封匿名信揭开了死者的身份。他叫约瑟夫·福尔马热，17岁，小城市里一位制酒商的儿子。警察在调查报告中说，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以其“独特的风格”而闻名。

为进一步调查福尔马热的过去，警察找到一个书商，此人是同性恋者，最近刚收福尔马热为店员。书商交给警察一沓福尔马热留在店里的纸，其中一张纸将调查引向伯努瓦。这是一封注明1831年7月1日日期的信件草稿，寄往武齐埃（阿登）治安法官之子“弗雷德里克·伯努瓦先生”。一封名符其实的敲诉信，因为福尔马热在信中威胁伯努瓦，“向他的父亲坦白罪行”，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需立即交付50个埃居^①。

警察还在调查中得知，福尔马热和伯努瓦长时间来关系密切，不久前刚刚断交，伯努瓦目前住在巴黎。在让-雅-卢梭街的一个旅馆里，伯努瓦被逮捕，他拿不出任何证明他7月21日至22日不在现场的证据。而且，他的店老板也确证他那两个晚上都是在外边住宿的。

伯努瓦被带到陈尸所。开始，他装出一副不认识其友遗体的样子，但警察明察他可疑的神态，决定对他进行起诉。

因为在被害者福尔马热的尸体面前，伯努瓦不慎说出一句莫明其妙的话，引起了一位调查者的注意。

^①法国古代钱币名。——译注

他说：“啊，我的母亲也是这么被害死的！”

他母亲？什么意思？这不能不引起警察的深思。就这样，人们知道伯努瓦夫人于两年以前，在睡梦中被人杀害，而凶手一直下落不明。当然。当时也起诉了，人们对武齐埃的一个居民，猪肉商拉博夫表示怀疑，进行了种种推测。但是，这些控诉都因证据不足被驳回，猪肉商被宣布无罪而解除怀疑。

对于发现此案的巴黎警察来说，他们的同行，武齐埃警方的调查似乎太快了一些，但实际上，人们很难怀疑一个儿子会杀死自己的母亲，特别是作为地方治安法官的儿子。但最终——那天夜里，父亲不在家——谁是第一个证人呢？毫无疑问，是弗雷德里克。谁通知的左邻右舍？弗雷德里克。谁知道被凶手盗走的6000金法郎的秘密隐藏处？是弗雷德里克。

眼下，这个约瑟夫·福尔马热也同伯努瓦夫人一样，被人切断了喉管……年轻人祈求上帝保佑也无济于事，他太令人怀疑了。

审判这两个案件的凶手只有四天的准备时间，但已不难看出，这将是一起重大的诉讼案。而且，法院的头面人物均粉墨登场。

阿道夫·克雷米厄夫人——法国南方的饶舌妇——在陈述事实时隐瞒了关键的一点，她知道怎样才能不给证人留下任何证据。

市民都到齐了，——一方由约瑟夫·福尔马热的亲属

组成；一方由猪肉商拉博夫组成，他们已经决定洗清所有的怀疑，——年轻的代理检察长谢·代斯特-昂热作为他们的辩护人，自拉罗舍尔地区的四位执达吏诉讼案以来，他的声誉一直不佳。

阿尔端庭长有关可减轻罪行情节的开场白之后，被告被带到法庭。他身着一件蓝色，精致而简单的旧式男礼服，面色温和而胆怯，从他的神态可以看出，他生长于良好的环境中。然而，当看到物证桌旁边的黄丝绒长靠背椅——福尔马热就是在那上面被人杀死的——和被血染红的靠垫时，弗雷德里克·伯努瓦不禁立即用手中的方围巾遮住了双眼！在回答查问身份的提问时，声音也极其微弱。

从他回答中得知，弗雷德里克·伯努瓦是武齐埃治安法官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大哥是司法官员，二哥在15岁时就离家出走，现在是个流浪汉。

“您的父亲是治安法官，试想他现在看到您在此该是何等难受。您能够给他的唯一安慰，就是讲实话。”阿尔端庭长察言观色地说。

“我一定讲实话！”伯努瓦喊道。

“您知道您被指控犯了什么罪吗？”

“不知道！”

阿尔端庭长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我的任务是使你回忆起犯罪事实。1829年11月8日，趁你父亲那天晚上不在家，在你表妹路易丝·弗歇的

配合下，您杀死了您的母亲。在这以后，您撬开保险箱，拿走了里面的6000金法郎。随后，您又折断窗框，打开窗户装作被窃之状，还将衣物和银器乱抛在地上。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您甚至扔下两袋钱，企图使人相信小偷被惊吓后，因仓促逃命而未及拿走。之后，您叫醒了左邻右舍……”

“根本不是这样！这不是真的！”被告极力申辩。

“好吧。”阿尔端庭长叹了口气。”那就请您讲讲。首先，那天夜里房间里有多少人？”

“我母亲，我，还有我表妹路易丝·弗歇。”

路易丝·弗歇是波利娜·伯努瓦的小外甥女，是个孤儿，出于仁慈，他们收养了她。可以说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吧。她主要为他们做些家务，这个少女曾是弗雷德里克的二哥——流浪汉——的主妇，后来又成了弗雷德里克本人的主妇。再以后，路易丝·弗歇就死了。

“您睡在哪个房间？”阿尔端庭长问道。

“二楼，庭长先生。”

“您的母亲呢？”

“一楼，一间朝向我父亲办公室的又小又黑的房间。”

“您表妹呢？”

“也在一楼，在厨房里。”

那天晚上，为了让人相信他与此事无关，他和母亲一样，20点30分就上床了，快到午夜时，他被一阵呻吟声惊

醒。他立即起了床，走下楼梯，去叫他的母亲。

“然后呢？”阿尔端庭长问道。

“当我走进父亲的办公室时，看见窗户开着，我十分害怕，便跑去叫邻居了。”

“是多斯罗医生和他的兄弟吗？”

“是的。”

“您敢肯定您看到一个女人正在逃跑……”

“是的，我看见了。”

“但就你一个人看到了啊，您指给多斯罗医生，可他什么也没看到。而且那夜月亮很亮，几乎和白天一样，什么都能看清。”

伯努瓦没有回答，庭长接着说：

“你看，伯努瓦，当你走进您父亲办公室时，离您母亲的卧室只差两步，它是朝向这间办公室的。您刚听到她在呻吟，却不去看一看她出了什么事。这岂不滑稽？”

“我害怕！我说过了。我甚至自顾不暇，没命地往外跑。”

“但是几分钟以后，在多斯罗医生的陪伴下，您又回来了呀。您就没想去看一看您的母亲？”

“当我走进她的房间时，路易丝告诉我：‘您母亲死了……。’我感到十分难过！”

“您感到难过？”庭长讥嘲道，“您第一次对我们说您难过，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这一点。真可笑。”

在这个案件中，可笑的事还多着哪。譬如，法医报告



中确认：死者几乎是立即死亡。就此，阿尔端庭长提出了新问题：

“伯努瓦，您还坚持说是您母亲的呻吟声将您唤醒的吗？”

“是的，庭长先生。”

“很好，伯努瓦夫人是当场被杀死，因此可以说，您是在她被杀时惊醒的。您刚才说您立即起床下楼了？”

“是的。”

由此可见庭长的用心，这时谢·代斯特-昂热——市民一方的辩护律师——抢先发表了如下论证。他突然起身并直接向被告说：

“我将向您解释，伯努瓦，为什么您的防卫体是荒诞的。在您醒来和您母亲丧生之间仅有几秒钟的时间，因为她是当场死亡。而当您进入办公室时，凶手已经逃走。对不对？因此应该这样看，他在行凶之前就已经结束了盗窃行为。可以得出如下假设，在没有惊醒您母亲的情况下，窃贼打碎了玻璃，并打开了保险箱！您怎样使我们相信这点呢？再说，如果他成功地盗走了金币而未惊动您的母亲，他又为什么要杀她呢？我提醒法官注意：所有的荒诞都来自于您坚持说您是被您母亲的呻吟惊醒的。”

显然，他说对了。人们第一次看到阿尔端庭长对被告表示出同情。他对伯努瓦说：

“您第一次向预审法官声明时并未讲什么‘呻吟’，而是‘沉闷不声响’。这有可能改变事情的……”。

但是伯努瓦已经被击垮了，没有能力抓住人们刚递给他

他的撑竿。

“我不知道”，他含含糊糊地说，“现在，我认为是一种呻吟，我一年来一直这么说。”

“您再仔细回忆一下。”庭长说。

“我不能，”伯努瓦的声音有些嘶哑，“我分不出你们讲的和我讲的有什么区别，但我那夜确实听到了。都弄混了。现在不是我该知道什么，而是您……”

诉讼的第二天是武齐埃的一些居民开庭。他们的供词证实了，到那时为止没有任何人怀疑这个年轻人。第一个新疑点是邻居马斯拉诺夫人提出的，她谈到了弗雷德里克的表妹路易丝·弗歇。

“犯罪的那天夜里，”阿尔端庭长问道，“您对路易丝·弗歇的观察有一点非常重要，他当时睡在厨房里，您注意了吗？”

“噢，是这样，庭长先生，”马斯拉诺夫人回答道，“当半夜罪行被发现时，她的床非常乱。我很惊讶，因为她说她同她表兄和她姨一样，在20点30分就睡下了。我注意到她的床后，她很慌张，然后便趴在床上哭了。她甚至在上面打滚，做出不慎将床搞乱的样子。”

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证词。但路易丝·弗歇无法证实这一点，因为她已在一年前，年仅19岁，就患了肺病，死在一座修女院里。她曾是妓女。